



城市规模、建城时间长短、人口要素等等，都不同程度决定着各城市的社区治理模式异同。

50多年的基层派出机构从铜陵完全退出。公共管理、服务、部分审批职能下沉到社区。

“看得见老百姓诉求的，没权力去解决，有权力解决的，不一定看得见。”2010年，当时的铜官区区委书记如此解释铜陵的社区改革。改革当然有阵痛，好在铜陵适应得比较快。实际上，铜陵并不是第一个进行“街道社区化”改革的城市。在铜陵改革之前，南京白下区以及北京深圳等地，都曾试水撤销街道办，但改革均未获得成功。而除了铜陵的“撤街并社”模式，超大型城市深圳和上海各自说道起来，社区居委会的情况也各不相同。城市规模、建城时间长短、人口要素等等，都不同程度决定着各城市的社区治理模式异同。

南国亮色

“今日工作日报：管理处巡查车库，安保部负责出入口防控，机电维修部进行小区电梯养护，环卫部负责消杀。”早晨打开手机，音乐老师魏慕文最先浏览的是小区群里物业管理员的推送。了解物业每天对小区各方面的管理，能给魏慕文带来一种别样的安稳。

在黄山市文化局工作了12年之后，魏慕文选择到深圳定居。如今已经退休的他，居住在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益田村。小区环境优雅，种有芒果树和少量波罗蜜树、木瓜树、枇杷树，是深圳知名的“果园小区”。

2月份，福田区处于疫情防控阶段。拥有128栋楼宇，7000多户人家，3万余人口的大型小区益田村，于2月24日进入管控阶段，魏慕文闲在家中。管控第二天，魏慕文心里惦记着一件事。“安徽老家朋友的孩子大学毕业，在深圳找到了工作。遂邀请她暂住我家，好提前熟悉环境。”日记第二页，魏慕文写道，自己想开一个益田村封控证明，好让已经买了机票的孩

子可以全额退款。为了这事儿，魏慕文先去询问了物业工作人员，又去党群服务中心转了一圈，最后得到的答复是“请电话联系网格员”。

上一次和网格员打交道，还是魏慕文去新疆旅游路过有疫情的地区，回家后被网格员通知需要去做核酸检测。深圳在很早就建立网格化管理。社区网格员主要负责协助社区开展社会服务管理工作，比如采集录入整理住户信息、排查矛盾纠纷、开展法治和治安防范宣传等。深圳的网格员大多是社区工作站的专业社会工作者。等待网格员回复时，魏慕文所在的小区群里发布了防疫通告。魏慕文迅速转发给朋友，朋友家的孩子顺利完成全额退票。

管控第四天，志愿者上门发放“居民健康出行卡”，益田村开始分区管控。吃过早饭，魏慕文到楼下遛弯时，遇到了隔壁邻居老张。远远打声招呼，问一句在忙什么，老张答曰是去党群服务中心做免费血糖检测了。并给魏慕文热情介绍，除了可以免费做血糖检测，党群服务中心还有其他便民服务，比如图书室、活动室等。

说到服务中心，魏慕文还专门查阅资料了解过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前身是社区服务中心。2011年，在“政府主导、民间推动”的模式下，深圳建立了由专业社工主导的综合社区服务中心。2016年，社区服务中心改名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，和社区居委会、社区工作站“三社合署”办公。刚退休时，魏慕文曾去居委会办理独生子女补贴。这几年，需要到居委会解决的事儿，都可以在党群服务中心办理。

“‘居委会’这个词，大家都不太提了。”居委会似乎正在慢慢淡出生活，这是魏慕文最近几年的真切感受。日常生活中和住户打交道最多的是物业管理人员，其次是社区工作站的社工，再其次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，居委会排倒数第二，倒数第一是业委会。魏慕文坦言，业委会感觉和居民离得比较远，基本没什么存在感。业委会选举时，一般都是保安在楼下发选票，